

# 十八世紀法國牙醫學史初探暨

## 牙醫學之父

—皮耶費查生平事略考



### 內科醫與外科醫的持續鬥爭

十八世紀醫學的最大特徵是外科醫學的突飛猛進，造就了智性啓明時期一個輝煌耀眼的成就。而相對地，內科醫學仍停留在隱晦的中世紀風的教學中，理論的探討多於臨床的運用，只有跟隨在資深醫師身旁的學徒才有些微的臨床接觸。

整體的法國醫學界雖然仍由內科醫所把持，但外科醫再也按耐不住。從 1691 - 1694 年，爲了抗衡長期壟斷資源的大學醫學院的光采，日益茁壯的外科團體在 rue de l'école-de-Medecine 集資興建一個大型階梯教室，並且於 1707 - 1710 年，增蓋了一間臨床診療室。

1724 年，皇室遴選代表威望的醫學示範者(Demonstrators)。史無前例地，路易十五從聖貢姆學院欽點五位外科醫出任。這項任命讓大學醫學院的教授著紅了眼，妒忌到極點，因爲對於聖貢姆學院那一撮半調子的偽醫們，他們是從來不會隱藏他們的輕蔑。教授們的第一個舉動是冀望接管或監督聖貢姆學院的教學過程，以突顯其學術地位的優勢。1725 年，由院長所領導的內科醫代表團，穿戴華麗的禮節服飾，登門造訪位於 rue de Cordelier 的聖貢姆學院。外科醫們索性關起大門，相應不理，任憑對方飽滿強烈的拳頭重擊在厚重的門板上，達 40 次之多。(圖 1)

1731 年，國王首席外科醫著手創建皇家

江心治

1. 高雄醫學院牙醫學士 (27 屆)
  2. 台北醫學院口研所碩士
  3.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系兼任講師
  4. 向陽牙醫診所負責醫師
- hc520831@ms14.hinet.net

外科學院。這個學院的誕生達成了先前聖貢姆學院能力所無法勝任的工作—那就是在首席外

科醫的權力監督下，將外科職業作全國性的標準規範。從此，外科醫可謂完全獨立，不再需經內科醫的干涉與監督。1743 年，外科醫更上層樓，爭取到屬於其自身地位的榮光。法令明定，外科醫可授與 Master es Arts 的專業稱謂。內科醫與外科醫從此分道揚鑣。



(圖 1) 聖貢姆學院的建築。建於 1610-1694 年。華麗大門的右邊是大型解剖階梯教室，至今仍然存在。左邊是外科診療室，也是開放給窮人義診的場所。

### 牙科醫療從業員概況

在十八世紀的法國，如同今日一樣，填補窩洞是最常見的牙科治療，而牙科從業員(dental operators)總是最喧鬧、大膽地在街頭推銷他們虛偽的技術。他們衣著光鮮、口沫橫飛地希望讓顧客們印象深刻。在當時，牙科從業員的身份，卻往往不是單一的，他們可能同時



是草藥師、接骨師、疝氣師、視力矯正師等等。販售藥物的收益往往才是經濟的主要來源，而非牙科治療。

「能迅速有效解除牙齒劇痛的方法是滴3到4滴的藥水在兩邊鼻孔內，然後在痰湧出時，頭朝下，嘴巴張大。」

— Orvietan 藥水廣告

這些藥物販售權的取得，起初需經皇室首席內科醫的專利權許可，然後繳交代理權及經商權等行政規費後，才可上市。但是，在當時法國皇室連年征戰，國庫空虛的窘況下，專利權的管制極為鬆散，許多不良成藥都輕易矇混上市。由於藥物販售的收益可觀，許多牙科從業員都加入申請行列。

「皮耶徐拉克—皇室普及視察員暨陛下首席內科醫，在檢視由波隆尼及卡巴尼兩位牙科從業員提出的國際牌藥膏的成份後，並於衛生單位審慎考慮，同意履行皇室州議會決議，從1731年5月17日起授權國際牌藥膏使用於刀傷、一般創傷及解除疼痛的專利申請。三年後，授權書必須重新換發，並附帶內科醫、外科醫及藥劑師的使用療效保證切結書。

—凡爾賽文件，1731.4.21」

藥膏藥水的廣告當然是唬人者居多，但在牙科技術尚未進展之前，病患卻寧可花錢買安慰劑，也不願被當成拔牙的羔羊。馬戲團式的牙科從業員倒也樂意藉此減低他們工作失敗的機率。這時期的口腔醫療行為實際執行者，應該是外科醫或內科醫，但可惜他們並未重視這項權利，或是刻意忽視。在法國南部的許多自治村鎮，刀匠、打鐵匠—精確的說，所有使用刀子或鉗子的勞動者，都曾經扮演過內外科醫師所捨棄的角色。（圖2）

另外與牙科有關的行業是被稱為「拔牙匠」（tooth-drawers）的一群。他們掛著「拔牙」斗大的招牌，在街頭獨自工作。他們口中宣揚「上帝之愛」，懷抱著博愛主義式的善意，因此拔牙完全免費。少數受過訓練的醫

師，對他們均不過問，而病患亦甘受疼痛之苦，趨之若鶩。因為，誰會為無私的舉動產生抗拒呢？由於筆者資料並無明白顯示究竟這些「拔牙匠」的行為動機是信仰傳播抑或藥物販售，但是以傳教士馬偕（註二）亦是拔牙匠（非專業醫師）的身份，在福爾摩沙島親手拔除超過2萬1千顆牙齒的成就，順利達成其宣揚教義的目的，牙科與宗教由此看來，竟有「形而下及形而上」的哲學式串聯意義呢？



（圖2）一個德國的密醫手拿著一顆從站在他身旁的病人口中拔出的巨牙。他身旁的女性助理正調劑一種藥粉，標榜可治療暈眩、咳嗽、腎結石、懷孕症候群等功效。桌子的一線掛著一串被拔除的牙齒。

註二：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加拿大人，先後在多倫多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及愛丁堡大學神學院就讀。27歲奉「海外宣道會」命令東來，後選擇定居台灣，並葬於台灣，極受台灣人民愛戴。馬偕博士說：「道士們或反對傳教的人或許會說服居民依賴他們的神祇保佑，不需要服用我們的藥方，但是，我們能解除病人的牙痛，是非常明確的事實，因此我們的拔牙工作，遂成了推翻道士們的偏見與反對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下期待續）

編按：本專欄特請國內專研牙醫史的專家江心治醫師特闢「探索牙醫」專欄，以期從「歷史性」及「人文性」來探索牙科醫療之演進與進步軌跡。